宇溪集

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喬齡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字溪集卷一

宋 陽枋 撰

寄曾[illegible]使[illegible]齋書

某[illegible]修書付[illegible]中侯起居但霖雨幾六十日江水[illegible]所漲[illegible]大[illegible]已[illegible]官否此間二十二日忽[illegible]兵[illegible]衆[illegible]此事[illegible]係不小飛報廟堂動經閱月全在上幕明賢合力聚智撫慰軍民靜鎮確守環

四方之境遠諜揚旅益張勝勢使人心安堵覘國者無得而窺則帷幄有人全坤生靈恃以無恐昔楊儀當兩軍對壘之際尚能南轅返斾以走仲達今距敵甚遠霖潦方降百川泛溢敵人萬無竊入之謀此天假我修明之時然不可不曲盡周密之防慮外方之伺釁敵人之起懐以俟局勢之定也聞先生暫應副四川事宜此固臣子報國之日却須自監簿宣機倍道馳歸方有商略如文活菴亦人望所歸前時之去元帶大制參職事亦

可委曲詳報令暫回司共為措置庶處分得宜切中機
會其雖投閒置散與蜀民同一安危良有不遑寢食之
憂而足下又當事任艱難之中尤深憂愛所以譊譊不
能自默不覺煩僭乞舒諒之此間二麥俱為積雨所傷
城壁極費修完人心不無皇皇幸得曉暢軍事者為主
米價亦平殊喜人意長學生抵今未至想是漲江為阻
但殊不知音耗良用憂之也草草占覆伏乞台照

與黃循齋劄子

其入秋兩承賜書矣此間屢易帥而城築荐興殊無上
渝人船之便申敬遂簡蒲兄登叔道隨朱制機泝流忽
然起離不及裁書就托申致下悃不審道及否也其蒙
先生及李判府拈出賤姓名于權司已曾具札辭遜矣
玆蒙平舟先生特遣禮幣叔李齋招令人興起但其學
術空踈不過當時所聞性善蓮蕩二先生一言半語深
自省察求以寡過所謂腥涎不滿殼聊足以自濡有何
學問可為新俊遊道耶昔游楊大儒得伊洛正傳以遊

太學多士猶以異類目之其實何人敢容喙于藝圃捧腹效顰漫貽識者掩口且某自比年齒脫五六目眵瞶而心健忘衰懶殊甚良不足以副招延只欲父子相依涉此殘冬俟來春小學生滿替同舟而上支節伏謁傾控數年違遠之懷然後隨意去來時聽誨益則所願也過平舟乞申達鄙意前蒙賜學生書許以任滿出檄切望留意韓連帥城舊治形勢甚壯高廣不減于渝真一大藩屏惟工役浩瀚而錢糧窘澁耳若天相其成則吾

蜀後户之固而荆襄藩籬之壯也

答前人劉子 寶祐乙卯

某月初曾草草用牋申叙足瘡不可以屨所以遲于趨見之由玆被賜翰方知前書未達急遣人物色則所附之人淹旬逗遛凌雲距門闌舟行僅兩舍音問難到如此曷勝快悵且知牙檣復爾歸幕相距稍遠承教之期邈在秋風情切依戀某老無肖似極蒙知其方寸方招呼薦達屢屢疊疊甚願控寫中曲求以少補高明去冬

伏謁兾得欵曲而西歸之初人事奔走徒困酒食不能一吐情素春中自可摳衣而先生衮衮建臺學生又有分司之役某見其不諳煩劇與之俱來非得已也歳月空邁義理不進仰天拄頤不勝愧汗當今如明公篤志好學者能幾而某不能急速親仁以求加益其不明之至者也竊惟于今所急不在講明時文當急于刋剔人心之蠧引之于聖賢逕庭于夫人動容周旋心思好尚察其受病之處痛下針砭俾成有用不然春華秋妍娛

情悅目弄倒世界正坐于此似不必攻治也地震大變此間亦然雅江分流入夷境處山崩壅水浸沒百餘家死者五六十人五寨之境雨雹有如杯者真可駭懼竊聞上之人又有雲南遣聘之舉鞭長元自不及馬腹況策折箠短涎不滿轂而欲化被遠徼彼或借助無以應之實生戎心而勍敵又得以為辭後户自令其可憂矣其耿耿不寐客以私告他不能悉浩蕩也伏乞台照

乞解職劄子

昨以霖潦敗稼傷民曾具申控伏乞收回攝倅職事自後昕夕惴惴仰覘天意而陰冷連綿至昨晚雨勢如注達旦不少息早上陰雲四塞雨又淋漓大至天變如此豈薄罰輕恕而已邪惟明公政事宜民百廢具舉無名釁之端獨惟某以過滿合去之人滯留喙粟又且負乘非據所以天厭神怒降此異災肅彰譴告某不勝駭懼戰慄請勿以書生所陳為迂逺申大司差賢德之人前來管幹仍乞收回事權併歸使府主當如此則天意必

回沉陰必斂太陽必舒餘分之麥可收黔民不致顛隮溝壑昔人謂烹宏羊天乃雨今日斥退其天必霽雨暘之理一也去不賢之吏以回天意古今亦一也願判府果决速賜舉行其無任真誠懇切

回涪州士友為予父子設宴劄（時予長涪之北巖堂季兒攝守涪陵）

老翁難出冒熏巖下之香童子何知謬製江頭之錦方慙有是父而有是子何乃以為賢而以為能感深樂豈

之招顏厚忸怩之色尚聆清絶冀滌塵煩

通新紹慶守王座主劄

某伏以即日槐龍舞緑笋豹抽斑恭惟某官幕望穹隆帷謀妙密策勲油碧開府南黔百職交孚台候動止萬福某贊修渠厦喜溢言樞闖瀆電嚴尚祈汪浸竊謂動靜者氣而無動無靜者理實運其機形色者身而不形不色者心實妙其用心與理一身與氣一先生其人也鍘篝有請竿牘實贄惟高明諒之某恭審先生道德真

儒文章宗匠舌本四庫似不能言心地八窻居然自悔
靜對三槐之蔭清臨五桂之香藩帷卓卓之能聲樊遒
生生之治最州而天下謂先生自此升矣白雲蒼狗善
萬卷而藏握手幾失君丈夫自有真遇古人用蜀定北
先安南恵然此來收南人之心為得漢之舉太守之樂
應不在乎山水之間也其世業儒書少頗有志當世飛
騰暮景疢痼煙霞凌雲得風枯荄晚翠世道轉艱抗塵
遐徼愧甚初心恭承洪雲南垂遡風怡懌入間果有二

天哉聲心駢儷伏楮凌兢電瞬昭回氷懐融燠尚當振諸生之鷺逐兒童之馬九頓以誦恩斯勤斯其幺麽低棲敢遑上詗寅惟緯躔煥彖釐祉綿延風乎詠歸曰俟予潔

代紹慶王守上余制置軍前劄

具仰惟日月麗天奴隸皆知其清明用不敢模寫繢畫以瀆崇聽伏乞諒察其恭承奬率三軍慰漢中父老雲霓之望乘機順動取勝必其萬全但兵難遥度守固征

强在多算知無遺策矣蹇淺識見豈能測其端倪耶惟
背春涉夏先生以君民社稷倚重之軀枕戈擐甲與士
卒同甘苦于閬風翽日中一柱擎天四蜀莫枕夷猶民
社者獨無愧于心乎其久矣爪熟尚兹匏繫不能戎服
鞍馬效馳驅于十乘啓行之先倒東高閣食息悚凛尚
當屬耳執律秉鉞之期進爵馬前百跪起以稱賀仲夏
漸熱敢祈萬萬葆愛

通紹慶守劉

其伏以霜華漸肅月琯惟良恭惟某官仁被專城頌騰五袴端倪不滓憑翼有嚴台候倍擁川增之祉某疏淪研烏詞承油碧仰贄鴈賓之敬少伸鵲逺之情靜言凌兢炳覽榮幸

又

其恭審士豫表儀朝家柱石幾年出塞數十州鏤腑銘心一麾守黔方千里舉手加額香凝燕寢竹引鳳吹雖彭水凝氷麾閫試雪而五溪民和播為身和視履考祥

勿問元吉穆如善頌嘖有煩言

又

某載惟黔南控思播之衝大閫屈萬人之敵莊以臨之不徒聳懾嚴獠之聽葢將鎮撫南夷必欲得其心力以為幹腹之防休士息民謹守阨塞以備不虞倚集殊勲晉膺推轂

又

某竊以馬安南之得此州白衣非甄陶之專蕭太史之

牧此地黃魔顯佑助之功由千里而陟殿巖先一州而及天下造物葢有待也雖蠻煙瘴雨中方沐祥雲瑞露之化而九重念玉關人苦一札從天四輩在道五溪父老豈容持使君足而不使之仙去邪其久矣拭目

又

其自慚竊禄亟願投簪時方荒邵圃之瓜地難種陶籬之菊昔遊昌溪望美人而懷靡及今趨黔水見君子而心則降嗟菀結之幾年幸趨承于一旦不辭冷宇知有

主人在泮獻功願備史克之頌磨崖紀績當賡元結之辭行睇重雲距躍三百

又

其濫恩帝京職教使府行將衹服賤役蕪陋俚語申控心聲齋宿然後敢言頓首望予其進其分位有嚴安敢晉越仰申月地雲階受祉既多之悶照臨伊邇惟潔已以奉約束

賀趙守劄

某伏以即日槐夏恢台梅雨清潤恭惟某官把繡畫遊皇華夙駕荔江思詠梓部懽謡百職後先台候動止萬福某四月初方聞被旨護試銓闈繼聞榮除東憲黔中音便罕端未敢孟浪申賀比承内機府户檢法兩翰并此中得渝上近耗始知峻遷之的曷勝額慶明公慈仁禀賦忠厚操存明三尺以體欽恤之心奉六條而公廉察之柄折虎狼之爪吻辨雀鼠之牙角不待長語可卜古井無波矣某私喜枌榆故國昔無喬木今有世臣陳

時臬事之餘廣黽陵之社粟以飽蜂腰振北巖之文風以鼓鶴聞合浦珠還在下風矣先生毋曰奪我鳳凰池鄉國幸甚吾黨幸甚其辱知深厚不欲過為辭說陶陶遂遂自不能嘿毫楮所殫情實俱至伏乞台照

又

其恭審縉雲霅崖之會江山清竒氣象明淑異人間出濶武峻颺由鄭公鄉坐大幕府為列郡侯撾鼓浮航迆衍勢順望錦繡洲邊江花水葉爛熳卷先聲而東行為

社稷天下重矣調攝之請文言亦煩其壯歲盤桓北巖觀書匱矗涪之北程譙尹三先生此焉闡明神易太史揚之蓮蕩續之而涪以易重清江出涪之東爾朱白石此焉羽化帽仙踵之鄭仙繼之而涪以仙顯由是仕于峽者咸以涪為榮程劉聞于前曹謝光于後率皆凌青遡紫上玉登金先生以先君華裔寵賁江山又將明畫前之易餌形外之砂飛上鈞天工宰人極槎頭轉春風易巖仙窟特一傳舍其曩容渝城每于文趙二先生間

挹清絶飽芳鮮落羽萬山中習氣踈野便風端鴈不一奏記恐悚何言此月强半方知躔象已次龜陵卿雲氤氲出摩圍峯頭寒飈冷曹不火而温倍萬喜舞亟此熏瀹申賀履之敬嚮德情涯憑楮偪塞

送太守壽儀劄

久棲鸞幕喜遇熊占方同然旅進以熏一瓣之香乃過甚譙撝而却徼塵之玷滄溟有外細流何歸雪竹霜松固迥然不著於塵坌溪毛澗藻尚庶幾可羞於王公再

列悃忱冒陳嚴峻幸少寬於約束希俯納於涓埃

又禀

不避呵斥洊有控陳顚惟頌祝之微誠至辱譏罕之再却莫知進退愈切凌兢在君子固削繁文於小人莫表誠意念辱知已久有天崇頂踵之恩而舍是弗圖無地効絲毫之報尚祈仁恕曲賜涵洪瀆誠懼於再三容切希於萬一

禀王守錢其長子出江劄

恭承長内機烏檣風順鴨緑波肥雖燕語之留人奈花飛之送客煙中江柳朝戲黛眉雨後溪花曉含紅淚物態如此人心謂何某于東閣屢諧瞻犀挹玉之緣向南浦倍惜臨水登山之别輙具春風一盃酒同邀丹穴三鳳凰薄言請違非曰飲餞勿却懇懇懃懃之請少攄依依脉脉之懷曲賜允從曷勝榮幸

謝送生日劄

曲承珍帖併辱多儀對斟餐黄菊之秋光味冷笑紫薇

之雪詠啜雲腴於雀舌嘗霞酌於兕觥分外清奇頓忘
衰晚亟兹占謝伏乞丙原

又

廹兹重九再見始生自惟東閣之陳人益厲杜門之素
志曲承珍翰併辱隆儀煙瑞星聯光生蔀屋玉霏雪落
重拂竈塵既佩意之實麗欲循墻而安避借以肅入未
免包羞草此先露萬一謝悰非筆所旣

回巫山李宰劄

其叢者學生託蔭潘花曾因便鴈徹聲藻續洪雲自後不遑嗣寄美人一方引睇翹切巫陽蜀之根本仁賢鼓疏越之音以撫字其民嚀嚀方言化為風謡廣譽浙峽而西最聲與江俱東殿頭雲角皆穩着脚處檣烏翩翩好音只昕夕矣其日薄崦嵫問戍納履望巴山冬杪欲雪亟思袖易編倚巖熟讀涪陵使君得以北巖縈絆學生繼至力請為彖潁之行失其本心亦已甚矣不謂講譙君子聰聽惠心寶帖與尊矜俱來情文腆異祇欲旋

壁恐貽訶譴降拜肅入臉耳發紅譙達微先生有詩云
丹葉不勞題姓字免隨風月落人間敬以謝復以請何
日良晤寫此心懷更加厚自存我推以及人憑楮真叩

回黃州劉子 西巖先生名恢字伯洪

其即日徂暑末垂稱金柔伏恭惟勝算雍容長城屹峙
天人具依台候動止萬福其比僭越奏記深懼犯分唐
突尊威乃蒙撝賜寶緘盥肅莊誦德語謙溫如廣宙包
涵不鄙卑賤如此天下士尚孰肯有言而不樂告哉恭

承眷懷易退願言丐歸仰歎先生不以醲厚動心度越流俗然當今不避艱棘盡瘁鞅掌深得軍民之情而足以當一面若如先生凡幾人廟堂必知所以處此矣况使府為淮西根本荆襄犄角勢差緩而實急必欲厚根本之地强犄角之勢偉度卓識又有居先生之右者乎其肆言狂妄曷勝惶恐性善先生前處中復之變甚自寛釋某等日夕侍坐聽講尤用忻喜只是氣弱多病蓋去夏以苦目多服大黄次第已有脾弱之根今歲又當

其時食不甚快六月七日云大小府不暢命醫作通劑
至初十日大府通而不節然初無甚苦命其等就榻前
講書晩猶出見客十一日尚押文字夜後覺困甚舍侄
輩扶坐巍然而逝其等獲賜斂含雖粗合儀節而無先
生一至親在此漫擔當大事不勝憂惶幸稟懇悅齋先
生李御史吳中書以主持其上不至狼狽無措也近謁
鶴山令其等事辦便可撥發登舟至黃池待友顏之來
庶免意外憂虞朝士多同此意七月終可到黃池則友

顏亦必來至計不遠得參拜旌麾以請冐昧之罪也先生所附性善之緘元未領至來人云已發回矣舍弟房舍姪醇親戚王卯應全此列拜申覆不敢贅陳於德履之前萬乞鈞察

答黄循齋劄子

某十月在涪陵承韓判府惠書祝以刊刻先生所作北巖重修書院記即便仝職事過江尋擇堅珉却惟在山頂鑿崖方可稱意韓公書辭便欲成事恰書院後有一

片碑翻視鎮先生記中所言後溪劉公之作涪人謂其中說坡仙議伊川之拘亦猶伊川議東坡之肆用是久仆而不復立茲因先生言及其喜後溪之碑其興也有時因使匠者磨礱其石堅潤可愛遂就刻先生之文建于樓之左方如向來西州江瀆祠中兩面碑體様令明顯可觀而後溪先生之文因吾循齋復著于世記新起廢一舉兩得人皆慶快來記中亦略易數語殊覺僭率恐再禀而行則不就緒碑已刷印擇日建立而其適下

奬門然規置錢糧已定想令時進本已多日矣其以小
學生遠來迎養不得歸鄉尋便瞻謁深切懷思學生欲
就兩考而歸計上流多無見次若得一二年缺或遠地
不必之任教官庶讀書三載勝如汲汲官塵終為俗吏
也照臨之下豈無託蔭之所第前書言徹戌後投簪之
計必得請而後已則亦不敢冒然孤立于風寒之地却
當父子還家日侍詮曉之益耳台體想康健地遠都不
能時伺興居喜聞奏蔭令弟叔髙契約友如先生篤念

手足卓出流等一段甚光明却非好名之為敬仰敬仰

王使君新亭初架詔寮屬尋太史孟嘉之樂劉
伏辱熏慈寵貽教翰喜華亭之得勝欣素節之伊期石
聳山高佳致盡歸于收拾菊黃茱紫秋光閙入於牢籠
太史之幽放可尋孟嘉之逸情堪繼吉躅勝日呼名閒
曹尋真樂於事餘契清酬于公退恭聆旨戒倍切懽愉
亟控謝誠端祈炳諒

與王希尹劄子

自台旆東征無日不思義道相長之益累收所惠書字字皆切已求道之語可謂信之篤行之果孜孜不已如此令人手不釋緘喜不能寐喜知榮赴奉母敬兄長稚團欒真樂不可名諭而招諸生以講唐虞孟氏三樂賢友兼之一忱詠賛宿抵黃溪未即良晤傾寫浩蕩草草叙别敬盡衷曲

代通包撫機劄子

某即日乾德亨大暑意恢台恭惟某官帷籌中妙惏覆

遠加長養一襟詠歌三峽台候之福如川方增其春江
倚柁挹桀花之論於水溶沙燦中滿抱塵土一日躅濯
草草言違又壓華亭飲餞妙畫千屏夕陽半峽側弁登
舟滌餘醺而從清漣異境奇觀遂遇目涵泳高情此身
真從武陵中來暮抵巫陽煙水杳隔便覺人間之有累
也領事已還日整亂緒茍可利民知無不為但郡欠大
司為目浩瀚而庫管赤立井既不隸于監所仰惟酤榷
兩務下流舟車今已不通稅入大減而秋米無復可得

償逋善後凛凛無策所恃洪覆在前必有以惠念而鑒誨之爾萬山間一小聚真是井底大都會羣賢所集毋惜時有以垂教之瞿唐白帝宛然蓬弱聚真集仙莫形頌祝

答晏重三大劄子

惟問學一事此則其之所素懷平日欲盡將所得于尊先生者而復之華宗而不可得於兹英嗣寵臨日久相與講明亦覺領解開悟恨千里從游又廹歲杪雖直截

痛快言之不過說得梗槩須是待其西歸相距不遠朝斯夕斯看說得幾何所見教時文亦善發明其如今不甚喜說時文此間諸友多以程文見教却覺慵懶遂杜門謝客不復與士友接茅屋短窗閒玩易書求聖人窮理盡性至命之說倦則兀然閉目而坐覺得自是窮禪客別無滋味可與時人咀嚼契兄聞之亦必欠伸瞌睡矣何時瞻對登山臨池把玩為樂驅遣此淡生活也

代上劉察院劄子

其頓首再拜撰序春令婉婉南雲欲飛恭惟其官烏府
策勲鴻卿錫命君子所履有翼其臨台候動止萬福其
心聲廹窄辭不容緘謹吏墨以溷典籤伏祈省視其竊
惟三才一氣耳靈於天者光靈於地者幽靈於人者秀
而文先生童齡通六經擢高科登顯仕此豈尋常儒學
等流其為間氣所鍾亦明矣夫間氣與世錫福眉壽無
有艾也蕭圭長語言之亦煩其恭審宗伯掌邦禮以建
邦國豈其聽於神乎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品制使

兩間萬類各得其宜在得人焉惟寅直清以宗主之然後禮達分定而天下平比聞先生以明道辭監察求外補之意消詳出處乃曆眷渥晉陟禮卿春秋周禮之變也與其嚴襃貶以分邪正於抨彈之中孰若盡誠敬以飭倫分於揖遜之際安國家定社稷張主一新神人交慶太和自此致矣其敢不為天下賀其曾於大幕快覩星鳳間邈光儀幾更歲月每獲覲王前論列陳義慷慨令人喟嘆自適三復玩諦益深彼美人兮之思蜀事漸

費支撐所謂無麪餺飥難責婦巧其幾思放棄江湖而義不能昨春代庖昌溪今已汰去料院日月亦遂過滿亟欲晉揖光霽濯此鄙俗輒以時事繕成長書因便繳獻惟先生矜其惷愚憐而録之曷勝萬幸

與台州知府趙德父秘書劉子

其不通起居之問十有五年神䰟飛越無時不在於潛之天江山修阻不能間也惟是亂離流落罕伺端便奏記簡慢何言不審友兄年來為況何如得缺何地晚俊

後學亦有悅好義理來相從者否雙峰先生今時安在想亦不復更出白鹿安定何人主持願一聞之人材學術關世道盛衰文公高弟滿東南嗣響豈無人耶性善先生既無嫡裔今其族人嗣守餘澤而已蓮蕩先生僅存一孫其族人伯慥者在仕版可入宰矣伯慥之子今舉登第見居巫山為避地計性善之學好者亦鮮有王希尹者慕道甚切見注常德教官未上向來趙子寅傳之曾謁雙峰有志理學今以憂居家弟全父之子名損

見在漢陽小男炎卯倅廨從師頗可教俟稍長而訓之
看如何也長男少箕姪昂濫中類省族孫恪冐為冠聯
袂入對令奉書瞻德容而炙明訓昂講周程文字之書
有年必欲力行求至幸友兄子進而玉成之其至願也
其已未避蜀難出峽寓常德之桃源來春又欲之漢陽
歲晚衰頹無復長進日夕靜坐期欲萬想不萌於心而
未能也時玩所通之易擴而充之義理無窮愈精微而
愈廣大至於莫可為言私切浩嘆友兄真積力久充然

有得希有以教之至懇至祝

辭權倅公申劄子

伏準使牒備制劄指揮委權管幹本府通判職事押到印記請交領回申者照會某衰朽摧頽不自知止冒領教職得過其分又且朝省近降指揮教官不許兼職所合遵守以免罪戾且某從政郎資序職輕位卑不宜權攝倅貳今見在本府官以職則節判以資則彭水知縣二員中皆可差權合自本府選差庶於條法人望允為

穩當如其決不敢冒昧領職所有印記仍發回使府乞
賜改委施行

與趙侍講劄子

其倏違光霽二十有一禩矣歲月逾邁嚮仰一誠直在於潛五雲深處壬戌之秋託舍姪昂遠致開府相卿之賀伏被教帖盥手擘緘莊誦數四言言真實不啻論心什襲秘藏時一開誦有如良覿喜慰謂何近觀邸報忻知華擢從班侍冕旒而專講席啓心沃心論思獻納推

平日所學以福蒼生方今內修政事為第一議侍講韜晦日久深知時務之要不待衰翁迂叟之言入陳王前不異於和靖先生以伊川講事之美而接續性善先生開陳未盡之學也不審能使老友得一聞乎性善先生講纂奏議季男炎卯守珍日已奏上天朝蒙後省議與立傳茲又將附年譜行狀申史館惟性善合有賜謚更望侍講執事特賜主持建明吾儕亦不負於師門矣度同哥竟無嫡傳立其族人武者為繼今在渝任總幹全

父弟之子損更名炎已秉習周禮亦能執事可赴科場
已於咸淳二年受季男炎卯之蔭該登仕版恩命幸叨
無非平昔文庇所覃以分位有間更不令作書上瀆前
輩台閣寶眷想隨軒在京或只在於潛耶某不敢一一
申詷伏惟台察某年八十有一老眼眵昏步履艱難止
就季男炎卯寓居便菽水而已長頑少箕遠在吉州之
龍泉令得制閫申辟總所監庫冬月必得團聚恐欲聞
知相望數千里臨風不勝依依希恕其略令嗣閣學想

德業日進併乞台照

代羅從周通前人劄子

某伏以槐夏恢台梅雨清潤恭惟某官機謀妙密暮望老成四蜀仁言五溪生意神修共棐台候動止萬福某吉蠲客墨申凾主書拙甚鏤氷尚祈流電

又

某仰惟書出于洛造化所以立人極名宗於範先王所以扶世道時異數合理一分殊吉人為元龜太平知有

象矣劼毖銏篝安敢燐爝其恭審其官文章巨擘道學宗工萬卷拄腹而退然若虛大川獨航而卑以自牧明月方照人於棘道夜光忽按劍於鑾方藺相如豈真屈廉將軍哉趙清獻幸深識周茂叔矣今大闇亟圖於定北屈長材先務於南安從此一州達之天下特傳驛爾祇恐江魚之入饌又催彩鷁之隨風其拭目以俟

又

其三世業儒八叉學步凌雲戰藝幸託根桃李之場黔

水掾曹喜竊芘芙蕖之幕逢春兩度遇主三生誓捐軀殼以奔趍倍切輩流而踊躍薰心賀履頓首飾箋駢儷贄誠繁蕪自愧一經煥爛萬有寵榮其下吏不敢僭申紫府翠蓬之閟黃想象緯昭垂鴻鶱茂介行即斂板拱俟鳴鞭

代賀朱撫機劄子

恭審其官蘊不器之才負兼資之略幕畫出奇帷籌得妙此殆見其善者機未足攄所素抱也瞿塘風月近得平

分渝水司存遠資隆寄所謂連城希寶爭願襲藏一佳
士於今見之子駿在下風矣好音一播華譽四馳其假
守峽中如坐井底得鴻晩後賀燕稽遲有孚恵心冀諒
之以情昌溪雖號桃源其實燕谷幸甚洪雲亭亭在眼
巖叢澗葉必不遐遺於温覆之下也其與監民恃以無
恐紫翠空明之臺非煙非雲鶴峙鸞停何福不除監中
凡委其引領西望幸恵為榮

紹慶乞申免和糴公劄

其竊見黔之為郡地瘠民貧去年只因中熟軍糴獨不與諸郡蠲減之數本州驅催稍嚴自秋徂春民力困憊餘欠尚多勢無可得農務正殷勞者弗息良可憫念判府惻然動心許為備申大閫千里之民舉手加額竊意閫帥仁念惻怛明通公溥必不於遐陬遠地而靳欲乞早賜申上庶使曾不崇朝澤滿荒徼甚大惠也

辭蒲常齋俸粟劄子

重惟蜀事至於不可支持之餘明公出膺大寄繞試活

着頡策殊勲形勢危而復安人心離而復合天地鬼神
為之感動時運氣數為之轉回百萬遺黎銜戴鏤刻不
可以言語形容名狀藻繢日星高明固已厭之其何敢
襲浮華以塵大觀明公心上經綸兵間出入餘數十年
矣敵情變詐料之必熟邊將賢否知之必詳形勢緩急
生民利病胷次酬酢劃裁之妙講之必精功業見乎變
玆其時矣某投簪考槃興懐水石學生歳早濫叨誠一
不幸明公子進太過弱步豐扛其實憂敗事不極其隨

因得以夷猶睇覩乎蓬婆雪嶺之天為幸多矣曲蒙劉命俾以扶老禄秩竊念方今庚癸之呼正急焚竭已盡正當從事苦節捐不急之供以賞有功猶懼不濟繼廩長費不知幾披堅執鋭者之禄其安敢晝墁亡藝父子逐逐以蝗太倉乎且分已休致不應更糜廩食以貽掩耳盜鐘之誚伏乞收回命賜俾得蔬杞菊以自適於白雲之陰不勝至願伏惟鈞察

與王禹錫知府劄子

其去秋省闈竣事嘗得晉瞻師範以匆匆回賤職不能
再造墻仭良為簡慢何所逃責九天溫渥宅牧南郊先
聲飛馳輿誦洋溢方今士大夫率謂江北諸郡為煩難
而以江南為樂易實則不然江北田壤沃饒財力易辦
上之人常以寬恤一念待之故不難爬梳江南壤地磽
而物產薄當途例曰桃源政令無復顧惜以貧民當厚
賦上下追促日在膏火一僻之外他無可樂惟先生踐
聖賢行仁義真實寸心始終不渝大闇雅敬深信屈為

此來利興害除上信下安黔民知息肩之所矣其學腐材疎欲隱無地掾學黔南圖為苟活蟓蝗廩粟百倍悚慚不謂皇皇何之之秋遇與人為善之長行遂親炙學所未到靈根晚芳樂其有涯哉敬憑便風傾寫賀臆不敢吚嚘上瀆清瑩伏乞台慈曲垂恕察

啟

通任知府啟

維舟巫峽昔幸鄰西瀼之居掾學黔川今喜見東道之

主方踸踔鵶林之冷遽逍遥燕幕之安亟此修辭快兹
瞻戟恭惟其官肝膽一劍精神五兵將種威棱功偉圖
於漢閣名家勲烈言素直於魏庭憑熊軾建隼旟賢太
守於馬借重仗龍泉攄豹略真將軍寧久投閒兹焉方
千里而為諸侯藎欲先一州而後天下坐開閈鑰行陟
殿巖其黄卷一寒青衫三世未分匏瓜之繫漫司木鐸
之音歸自天邊欲泚雙魚之素陡逢江上爛觀五馬之
光得諧一再之瞻夫豈尋常之遇聲心僭越頓首凌兢

謁胡漕使啓

播柳城之歌詠響撼九天新梓部之光華昭蘇一道幸遇登明選公之際敢為入深藏密之謀傴僂風趨凌兢星覲恭惟其官識明裁決機妙轉旋於虞夏商周之書得堯舜姬孔之道孫忠家世慣擎一柱之天正學源流端接五峯之派出膺時用自結主知昔思南國之是强賜璽書而勞刺史今念西土之弗靖歌皇華而遣使臣果流地上之錢自給關中之餉戶不加賦而鼓軍聲於

大振野無棄材而澄吏版於肅清居者倉行者囊佇見狼煙之息言如綸出如綍即膺鶚墨之翻卷起洪雲歸為霖雨其六官汙淺一第踉蹡惟知性命之茍全屢撫時機而不發卷阿知用士喜隨幕燕之來大冶無棄金願作庭烏之繞陶鎔儻被感刻難任

與李兒定蹇用家姻啓

諫秦穆之潛師仰欽華冑止唐宗之降制俯愧衰宗緜蘿聆春早之言松竹定歲寒之約漫浪幾千里黃緣五

百年有以相之何修得此恭惟令愛紉香彩服姿稔著於德言而季子濫紆青衫學未深於詩禮承樂賦夭桃之章而降志敢不歌木李之句以修辭濯鳥橋之泉漲字川之波自今游泳扇鶴林之風出巴山之戶隨意弄吟為臭既同有懷斯吐喜婚婣之議付一言而决於世俗之文毋兩可之持既締好以交孚幸一心而相與茲方解季裘而卧衣雪難曲畫於典型尚祈矜黔室而覆莊雲悉韜籠於瑕玷三薰染兔九頓憑魚冀錫珍符式

諧嘉會何期速也氷未泮而歲云暮追其謂之吉之從而時勿失聲心懇切憑楮凌兢

又為開二姪定趙守宅姻啓

雲漢西流仰止天孫之飛杼渝江東去幸容海客之乘槎黄緣四載之門墻宛轉一朝之眷屬揆其宜鄭非偶也曰所貴趙能賤之月囊既採氷語敬贄恭惟令愛幽姿閒淑閨儀燦秋菊之芬而猶子學問空疎旅食漫霜葭之倚曾未吐諫臣之議論乃竊附公子之婚姻自陳

敬仲之卜兆於當時而平原君之名重於天下徼福若
此銘德謂何一諾蒙季布之堅合家許子桑之簡鳳占
良月龜協佳辰納采請期璧甚慚於歸趙攄誠尚實義
深冀於扶陽佩意壓渠聲心偪仄

通紹慶倅李節父邁性啓

其即日梅邊春到氷底陽回恭惟其官大閫借賢專城
得相修靈介紹台候動止萬福其疏瀹霜研詞承月秉
遠致鴈賓之敬少伸烏違之情靜言凌兢炳覽榮幸

又

其仰惟其官方舟聞望大袖聲稱明帝王之制於五十九篇悟精一之傳於四十六卷巍科早拾膴仕薦颺廣厦細旃講論唐虞天下公望而且分麾半刺翺翔古巴黔中君子廉取固如此耶珪璋琬琰豈久委塵鳳凰朝陽爭先覩之為快某喜為先生道

又

某久慙竊祿亟願投簪有心鋤邵圃之瓜無地種陶籬

之菊昔望美人於安溪之涘今見君子於黔水之濵知有賞音何妨冷宦居然深雪裏如坐春風中洪雲層重距躍三百

贄李倅啓

安溪拾蕨幸逢對酒之謫仙黔水採芹獲事題輿之監郡喜瞻承於兩地知倚戴於二天即遂逮枝敢亡執贄云云

贄王倅啓

光風千里霽月九秋載立之監臨以莊行以簡半分而
刺中不倚傍不流容參民政而寬濟嚴妙畫邊籌而文
佐武不鄙窮陬之遠少期斯道之行尊王賤伯以淑人
心霑膏溉馥以陶士類兩年溪洞一變魯齊郡治中得
龐士元可謂賢矣天壤間有王郎子豈居此哉公固無
心春應有脚其材非適世學謬通方好為人師真汗顏
於袖手得其所主希濫叨於賞音依嚮惟專鋪陳第切

袁貢玉兄弟啟

園峰毓秀黔水鍾英雄文排宋玉之衙壯筆比義之之面月華照夜琅琅渚畔之吟雪片滿頭穏穏城中之卧居然藏器曾有賞音酬十年燈火之功快一旦風雲之便其材非職教責愧負丞胡為來哉友其士之仁者此非坐也忠馬能勿誨乎偪仄占辭淩兢控謝

馬學正啓

材猷博洽器局老成素髙南郡之聲名究有伏波之氣節合騰聲于三輔乃看石于五溪豈功名理固然哉抑

造化將有為也天降大任器具晚成毋曰徂年之已流會見壯情之方勇有來一陽見其不知量也游從二馬忠焉能勿誨乎

祝說書啓

渝江孕秀黔水蜚聲介然公卿之譏節高兩漢偉已賢良之議名著九江未空冀北之羣暫隱南山之霧天將降於大任器不妨于晚成行舉魚鹽即膺象肖

字溪集卷七

宋　陽枋　撰

說經

天命之謂性節

先賢謂命猶令也性即理也不過與人打影子說要人自去討究蓋命是無極之真二五之精既付與我此道理則謂之性　率性人則盡之矣物上更當發明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二節

人與道為一如何離得離只是為私意所汩道元在我只有流行不流行如四時有沴氣日月有薄蝕私欲才去道又分明　可離非道也非字如無惻隱之心非人也之非蓋道若可離則非吾所謂道便是邪道矣不睹不聞處道正在那裏君子當戒謹恐懼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苟待事已然而方戒謹雷已鳴而方恐懼則是戒謹所睹恐懼所聞而非戒于不睹懼

于不聞也與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分為兩章不可連
上章說　不睹不聞是已之所不睹聞獨是人所不
睹聞思其極只是毋不敬思無邪不能存養之人雖
四端未發之時元不曾中

致中和節

天地位萬物育但只致我之中和自有我之天地可
位我之萬物可育若說我能致中和則大而天地便
可位散而萬物便可育恐無是理致中和用盡字說

固好然亦須待致得方會盡致曲用曲盡說亦好

天地位萬物育不是聖人去位他只是位序那天理令不失次序如春時便教民耕種夏時長養秋冬斂藏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天地是如此位不是當初天在地下待聖人來正他方位

君子中庸節

中庸則中和矣中和則中庸矣庸字更該些已發之中方言得擇字執字然聖人不待擇執

中庸其至節

民鮮久矣有兩說民少有能之者亦已久矣是一說中庸之德極至民鮮能久於中庸如乍見孺子而怵惕惻隱是中少間便有内交要譽惡其聲之類便私欲不中民鮮能久文公不取少能久於中庸之說用今已久說則上下章意貫而活道之不行章都說鮮能

人莫不飲食節

物不細嚼何以知其味之美中庸不仔細玩味何以

知其理之妙

道其不行節

言道未嘗不可行但時人不能行之夫子謂道真箇不可行了必有道行之時夫之一辭有餘不盡之意雖嘆道不行然其夫字亦尚意其必有行時非决然止絕之辭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章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是不以一

已之知為知以天下之知為知此舜之所以為大知也好問者非區區强好之也乃其本心喜聞樂道自然之好也　舜其大知大與小對便屬陽屬天無所不包無有不善言有不善雖是惡而舜能隱之在舜又是善人言既不善舜隱不稱而揚其言之善則不善者亦內自知愧而言必惟其善此皆與人為善神化之妙不只揚善是與人為善

人皆曰予知章

不知擇中庸而守之則流於物慾亦是𦊱擭陷阱𦊱擭陷阱藏伏其機禽獸不知不覺而陷於其中人於物慾亦然

回之為人也章

舜性中庸顏子身中庸然顏子在聖賢之間只爭得些子而夫子便以擇言之學者可不奮發自勉

天下國家章

天下國家三句皆可致力中庸不可為力聖人便自

然學者須要十分克去己私能只在克己到復禮便不用能　或說知仁勇底人然後可均可辭可蹈算來也是知仁勇底人方且了得只是未必便到中庸蓋知仁勇有偏有全可均可辭可蹈是著力用功或有些偏不喚他做知仁勇不得於其中却須有箇中庸方是聖人之事方是不倚不流方是知仁勇之極且無些子過與不及直是難能中庸不可能是著力不得處天命謂性率性謂道修道謂教命與性天也

率與修人也人生天地間得於天者同修於人者異

子路問强章

南方之强北方之强以勇馭勇南方失之不及北方失之太過皆非中也不流不倚者當不偏於南亦不偏于北矯當如矯揉之矯過與不及者當矯之使歸於中也　塞字文公以未達之所守言之若更以淵塞充塞求之尤善至死不變元只是此實理所以更不必言塞矯字詩訓强貌若以矯正釋亦通矯其偏

以適於中也

素隱章

素隱漢書作索若以無德而隱為素隱如素履之素講亦通索隱行怪庸而不中半塗而廢中而不庸弗為是能而弗為弗能是必為而弗能已惟聖者能之聖無時自滿自是至誠無息天之道也 非譕辭

君子之道費而隱節

費是所當然隱是所以然如鳶飛魚躍是費所以飛

躍是隱天地間萬事萬物有費有隱有體有用氣理動靜不能相離

夫婦之愚節

夫婦之愚不肖知行之義此是顯然面前見得底極其至也是不知如何如此底難是天地亦不知其所以為天地矣孝悌忠信仁義禮智看在事上便可知可行而其所以如此豈能自知反諸心看便見得誰使他如此底道理此是天地間神妙至密自然之理

聖人亦只是聖人便了神亦只是神便了都不能知得向上過此已往底一層吾心亦然如顔子末由也已亦是此様意思語小莫能破是細入無朕如毫釐絲忽尚可分破忽之外更破甚毛猶有倫亦然這是那析得盡處了天地氣數皆一般　極其至也極字與推字一般　語小謂窮到毫末處絲尚可破作兩條君子語到小處斷不可破　人猶有所憾看來只是私聖人便無之天地何憾之有

鳶飛戾天節

鳶嗜攫之禽也今自下地飛而至天自然順風勢而游揚不待用力𦙶中便見舒暢魚貪餌之物也今自那深淵底踴躍起來水上非是使然心中自見歡喜看他戾天躍淵底時他嗜慾俱空了道在天地間昭著分曉人能用力學到中庸之地自見他有妙理即是鳶飛魚躍之意也

忠恕違道不遠節

違道不遠相去只毫髮葢以已心度人心不爭多此是不遠到已不願亦勿施於人則又一矣到及人便一更無不遠矣以恕已之心恕人亦未穏若已未盡道則不容恕已人未能盡道則當恕人君子之道四夫子之言是欲恕以待人而嚴以責已其曰未能不是自恕人亦豈以聖人之我恕而安於自恕恕人之中有責人者在所以為聖人之言

君子素其位章

君子素其位而行便是中立而不倚不怨天尤人只理會正己不知其他至此則克伐怨欲都無此言中庸發用處居易便是俟命　或言素猶平日之意行是行所以處此之道答云如貧而樂富而好禮在夷狄則言忠信在患難則三陳九卦皆是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章

君子之道行遠自邇登高自卑文公釋妻子父母數句文勢順矣然世有子宜其妻而父母不悅者舜之

刑妻友弟非不至而瞽瞍却不順童子非不欲有夫
妻子母而終得罪於父則父母其順之釋恐未盡順
字想亦是以順德而得父母之懽心妻子則好合兄
弟則既翕惟父母則其惟順以事之乎此一句單着
子曰恐是大事使人知重於此不只睦妻子和兄弟而
尤當以順父母為極也若如舊説則於妻子兄弟之
責重而父母之意輕了先言妻子兄弟後言父母亦
高自卑遠自邇之義

子曰鬼神之為德節

鬼神之為德夫子言其盛矣乎雖曰嘆美之然真見得鬼神有盛處分明體物而不可遺謂天下萬物皆是鬼神底功用如一株木其所以成樹其所以生枝生葉極則葉落木枯皆是鬼神有以造化之

視之而弗見二節

體物不可遺是有物便有鬼神張子言二氣之良能葢有此功用而不留於迹聖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

然而在上左右則又不可見又說不得此便是中只
是誠敬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章
此一章教孝教敬教愛之義盡矣位天地經國家定
社稷節人心於此可見只九獻及酬羣臣之節目未
詳宗廟之制未備
踐其位二節
先王之位之禮之樂我能踐之行之奏之先王所尊

之人我能敬之先王所親之人我能愛之皆是善繼前人之志善述前人之事要使郊社之禮禘嘗之義修明於世

子曰文武之政節

哀公問政孔子以文武為對聖人待哀公之厚而責難也便與孟子望之不似人君之言不同

人道敏政節

舊註以蒲盧為蜾蠃只因古人說大者無雄小者無

雌取螟蛉之子封而祝曰類我類我遂於螟蛉有子詩下註此以為得民之喻皆漢儒泥俗傳之誤嘗因蜾蠃負螟蛉入筆管中俟其封泥畢剖視之則蛛虫身上有一細卵如半粟蛛蟲元未全死尚揺動蓋當初捕此蟲時亦留其生意産卵於上待卵長成則食此蟲而出信天地間雖微細之物莫不有雌雄古人考之不精訛誤如此必不以蒲盧為蜾蠃决矣文公以為蒲葦易生之物當矣惜未辨前人之誤

仁者人也節

仁是道體之虛人是道體之實

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節

事親知人只似不相關連此蓋指哀公身上說也且如用人當其才一國之人皆蒙賢人之利便說道哀公父母生得此賢君而用賢人使我輩皆蒙其利便是不累其親可以盡事親之道知人要知天知天意在得賢人平治天下我當順天意以用賢人便是知

天苟要用小人徒喜其順己從欲使天下蒙其害便是逆天意何以為知天

或生而知之節

生知學知困知安行利行勉行雖似有知仁勇之等而其三等中皆有知仁勇存焉

有弗學節

弗措之措是置字相似如措諸地措諸案之措弗措是不舍放不置不止之義

自誠明節

自誠明謂之性始異而終同學者不可不勉性是堯舜性之之性不是說性情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節

盡性至於物而極下便言贊天地之化育更不言天地之性已與人物之性便是天地之性此而能盡則天地之性無不盡矣盡性便是贊化育

其次致曲節

其次致曲曲與直為對聖人是直然如此賢者由曲而推致之雖委曲周至及其至到則亦與至誠者同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節

聖人前知不是假蓍龜象數只是理精義明之極渾然一天萬事萬物吉凶妖祥存亡盛衰了然心目之間燭其端倪而究其終極此至誠之所以神也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二節

自道是已所當由之道君子誠之為貴見得此之字
著力如誠之者人之道上面之字是用功底字言君
子既非性之必是誠之為貴不容不克去已私而復
乎誠實也

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節

誠必兼已與物合内與外然後為至時措之宜便是
物我内外皆得其當了

故至誠無息三節

覆載只是廣大至悠久而後成便是恒恒便是庸文
公言廣博而深厚高大而光明厚即是不薄高只是
不低恐深與大又别是一様悠久訓作悠遠遠字言
得久悠字如驅馬悠悠看來是慢慢地不疾不徐而
無有止息今人說悠悠泛泛只是緩緩慢慢長如此
所以上既言久則徵徵則悠遠下又分言悠也久也
天地成物若速其成則有間斷時矣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節

昭昭之多至一勺水之多文公云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恐當初亦是氣之積公常論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以為天地也須翻轉十餘萬年則那時不一頓開闢得就亦須是積只是造化廣大人莫得而言之耳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亦是釋博厚高明悠久之意

大哉聖人之道五節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三百是周禮禮謂之經禮威儀是

曲禮委曲言之三千三百皆是天地間許多節文待其人而後行須是與天地相似底人方行得行字不是只舉行其制是都用得去如郊馬天神格廟馬人鬼享祭地則地示出至於說遠人作動物鳳儀獸舞盈天地間皆當其分而無一不知便是行令三千三百未嘗無人講明只是不行便是如禮何注言禮樂不為之用也此一字極是著力故又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又申言行為難之意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二節

故君子尊德性以下五句都是要極那至德而凝至道之學問功夫只是效天法地高明博厚悠久不息是故居上不驕以下只是形容至德之盛其所為如此然人學到至道凝了動容周旋無非天矣何有居上為下有道無道之間子思姑言其德之盛而已尊德性五句最為學問緊要須用着力

非天子不議禮一節

夫禮雖先王未有可以義起也然聖人不輕為者有分在焉故禮所以辨分非天子而議禮是犯分矣何有於禮所以夫子述而不作至顏淵問為邦亦只言四代之禮樂只是本前帝前王之禮是非天子不議禮也下又言有位有德相稱而後可作漢唐諸君有位無德夫子有德無位漢如文景專務以德唐如太宗仁義既效非是無德只無至德只是漢唐之所謂德所以漢唐禮樂多為虛器子思言今天下同軌同

文同倫那時只是周禮

仲尼祖述堯舜章

此言夫子未嘗有作惟以天地前帝前王爲本而其德如天地之廣大而禮燦然於其中此則夫子之所以作也四時錯行是一陰一陽間錯而行此都是禮日月代明並育不害並行不悖川流敦化看得三千三百之禮極是詳備齊整而無一不行矣大哉至哉無以加於此矣

唯天下至誠節

經綸皆屬大經大經只是三綱五常經元如經絲之經使頭緒整綸便似緯有一陰一陽條理相比知天地之化育文公以為非但聞見之知而已此恐是知主之知唯能至誠經綸大經立大本便是主天地之化育矣天地化育只是此事不誠則不能主至誠則能知主其事固聰明聖知以固有之固言之亦活

詩曰衣錦尚絅章

此用心於内之學尚是尊尚之尚温而理以上似言
成德知遠之近以下方言入德闇然而日章君子亦
不是知其日章而方尚絅是其理自然如此然君子
亦不以日章爲喜也其唯人所不見又歸之於謹獨
其爲人心慮者切矣屋漏文公云室西北隅乃令時
房中客位之左角室本幽邃而西北隅尤幽邃屬戌
與亥後天乾位不愧於此是不愧於天此收斂至静
之所以况人所不及見處是至隱至密之中天理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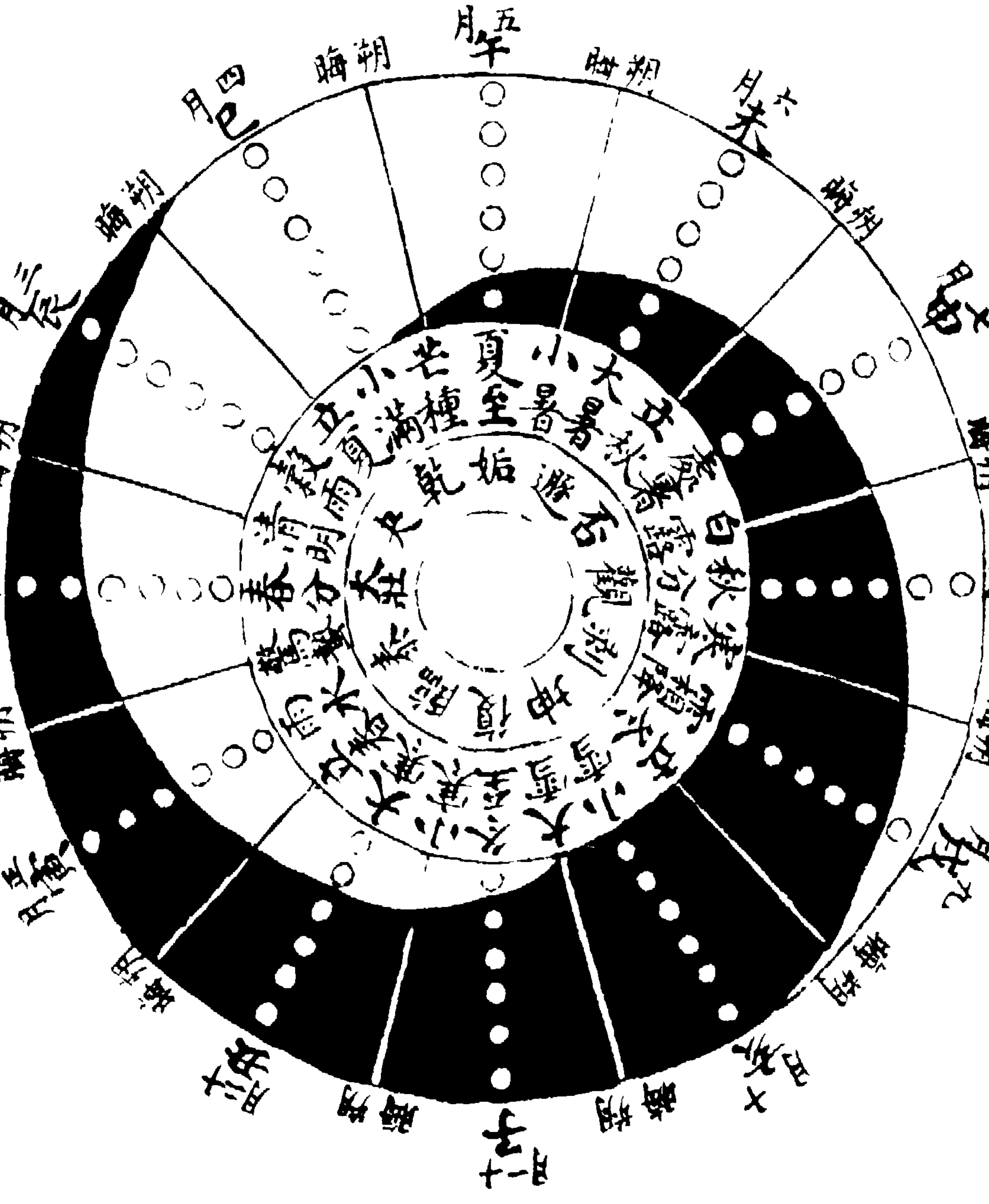
然也奏假無言時靡有爭今人祭祀主人主婦進羞進
饌肅雍靜嘿無有言說則一家婢僕以下亦皆肅靜
專一主敬無有喧譁誠之所感如此所以言人自化
也下不顯惟德君子篤恭再引詩以證之亦深教人
以至誠之效如此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前賢皆以事
訓載向曾聞性善先生云且如雞卵中其上必有空
虛一點無聲無臭而妙用自然則無聲無臭是形而
上之理而已見得天之上清無虛極處了無聲臭而

萬化從此流行此便是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底功用矣大抵只是誠之至感之深化之極自是以往子思更不容為言矣不止子思雖聖人也只說到這裏更說不得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若云載字訓事不如訓始字如自葛載之載毛尚可以比倫可見聖人之德無形迹之可擬中庸兩字程子雖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然今日行此中明日不行此中非庸也必是經歷老成不為外物所移方行得此無

聲無臭凡有聲者耳可得而聞凡有臭者鼻可得而知既無聲無臭則此事止可心會不可以言傳

圖說

陰陽消長圖


五月午
朔晦
六月未
朔晦
七月申
朔晦
八月酉
朔晦
九月戌
朔晦
十月亥
朔晦
十一月子
朔晦
十二月丑
朔晦
正月寅
朔晦
二月卯
朔晦
三月辰
朔晦
四月巳
朔晦
夏至
小暑
大暑
立秋
處暑
白露
秋分
寒露
霜降
立冬
小雪
大雪
冬至
小寒
大寒
立春
雨水
驚蟄
春分
清明
穀雨
立夏
小滿
芒種
乾
姤
遯
否
觀
剝
坤
復
臨
泰
大壯
夬

右圖字溪始作以呈蓮蕩晏公蓮蕩云曩亦欲作此以呈晦翁而未及也時字溪於圖中央以朱作點蓮蕩曰何謂字溪對曰萬事從心起蓮蕩曰得之矣圖之大義則於荅楊明夫剥卦說見之

周易先天參伍錯綜數 四十八陽 一千七百二十八 四十八陰 一千一百五十二

乾六爻 以三十六策个爻算 當二百一十有六 是兩个一百八 以三數之成七十二个三以五數之成四十二个五兩个三

坤六爻 以二十四策个爻算 當百四十有四 一个一百八餘三十六 以三數之成四十八个三以五數之成二十七个五三个三

乾對坤 三百六十 夬剥 三百六十 大有比 三百六十

大壯觀 三百六十 小畜豫 三百六十 需晉 三百六十

大畜萃 三百六十 泰否 三百六十 三百六十成七十二个五百二十个三

三天兩地 陽一爻為三陰一爻為二 成一个五

八方共萬有一千五百二十 乾坤兩方共二千八百八十策 五百七十六个五九百六十个三 二千七百二十个九

乾六爻 十八 坤六爻 十二 共三十策

乾一方 陽爻三十六 共一百八 陰爻十二 共二十四一百三十二

坤一方 陰爻三十六 共七十二 陽爻十二 共三十六七十二合三十六亦一百八

八方共九百六十 乾坤兩方 除乾方陰爻十二則合成二百十有六同陰爻十二算當二百四十

老陰老陽數（老陽九 老陰六）共成十五策

乾六爻（當五十四策）坤六爻（當三十六）共成九十策

乾一方陽爻三十六（三百二十四）陰爻十二（七十二）三百九十六

坤一方陰爻三十六（二百一十有六）陽爻十二（一百八）三百二十四

（八方共二千八百八十）乾坤兩方（共七百二十）

少陽少陰數（少陽七 少陰八）共成十五策

乾六爻（四十二策）坤六爻（四十八）共成九十策

乾一方陽爻三十六（二百五十八）陰爻十二（九十六）三百四十八

坤一方陰爻三十六二百八十八陽爻十二八十四三百七十二

八方共二千八百八十乾坤兩方共七百二十

老陰老陽加乾一坤八數

乾六爻五十四策坤六爻三十六策加乾二一坤八八共一百八策

八方共三千四百五十六乾坤兩方共八百六十四

少陰少陽加乾一坤八數

乾六爻四十二坤六爻四十八共九十策加乾二一坤八八共一百八策

八方共二千四百五十六乾坤兩方共八百六十四

八卦位次數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

乾貞悔四十四坤貞悔一百策乾坤兩方共百四十有四

兌貞悔五十二艮貞悔九十二兌艮兩方共百四十有四

離貞悔六十離貞悔八十四離坎兩方共百四十有四

震貞悔六十八巽貞悔七十六震巽兩方共百四十有四

自乾至坤進八自坤至乾退八

八卦每兩方以七十二重七十二亦皆百四十有四

貞數二百八十八悔數二百八十八皆百四十有四者二

乾上加八卦數每卦進三个三加一个九

乾是三个三一个九　兌六个三兩个九　離九个三三个九　震十二个三四个九

巽十五个三五个九　坎十八个三六个九　艮二十一个三七个九　坤二十四个三八个九

坤至乾每卦退一个九

乾九　添兌十八成三九二十七　加二九　添離二十七成六九五十四　加三九

添震三十六成十九九十　加四九　添巽四十五成十五个九一百三十五　加五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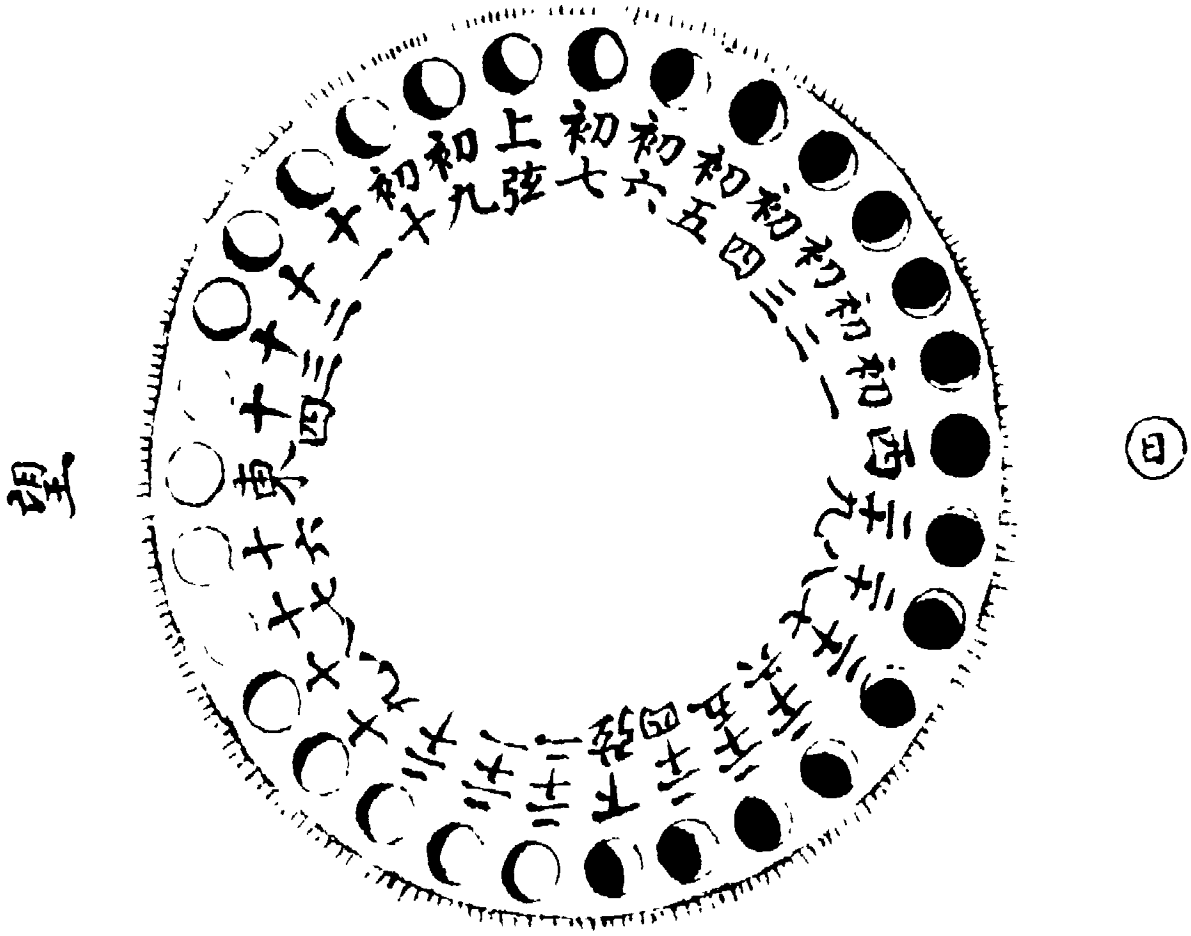
添坎五十四成二十一个九一百八十九　加六九　添艮六十三成二十八个九二百五十二

加七九　添坤七十二成三十六个九三百二十四　加八九

凡易數積或三百六十或二百四十或百有二十或二百一十有六或百四十有四或一百八或三十六或二十有四皆天地陰陽自然策數雖紛綸變易進退乘除之不齊而莫不有合不可以私意臆度增損安排聖人言參伍以變錯綜其數蓋不三則五不五則九然止言陽數而不言陰數則錯數動而變以陽為用故也淳祐十一年仲冬二十一日寓夔門之卧龍山巴川陽枋偶書

月受日光圖

一名東西天度圖



日每一晝夜一周天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若
月每一晝夜行不及日十二度有奇行一月為日所及
而晦程伊川先生常言日月之行無高低恐或不然常
思日若不髙則月何以受光且晦日光盡體伏則月都
不明是日在月之上故月全無光常聞先賢說五百年
天運一大周日月重輪合體必有聖人挺生若是重輪
合體則見日高于月明矣魏伯陽參同契云晦至朔旦
震來受符三日出為爽震受庚西方八日兌受丁上弦

平如繩十五乾體就盛滿甲東方七八道已訖屈折低下降十六轉受統巽辛見平明艮直于丙南下弦二十三坤乙三十日東北喪其明參同又于晦朔言天地媾其精日月相撢持聖人不虛生上觀顯天符言日月合璧也

按此言納甲之法考李鼎祚周易集解載虞翻易傳云日月懸天成八卦象三日暮震象月出庚八日兌象月見丁十五日乾象月盈甲壬十六日巽象月退辛二十三日艮象月消丙三十日坤象月滅乙癸晦夕朔旦則坎象水流戊日中則離象火就已成戊已土位而象見于中云云益謂震納庚兌納丁乾納甲壬巽納辛艮納丙坤納乙癸益甲為陽始壬為陽終乾納甲壬統陽之終始乙為陰始癸為陰終坤納乙癸統陰之終

始先天坎離當日月出入之位晦朔則月淪于地無象可見故坎離納居中不用之戊己易言天地之用莫大乎日月而月受日光則視月之盈虧以為定準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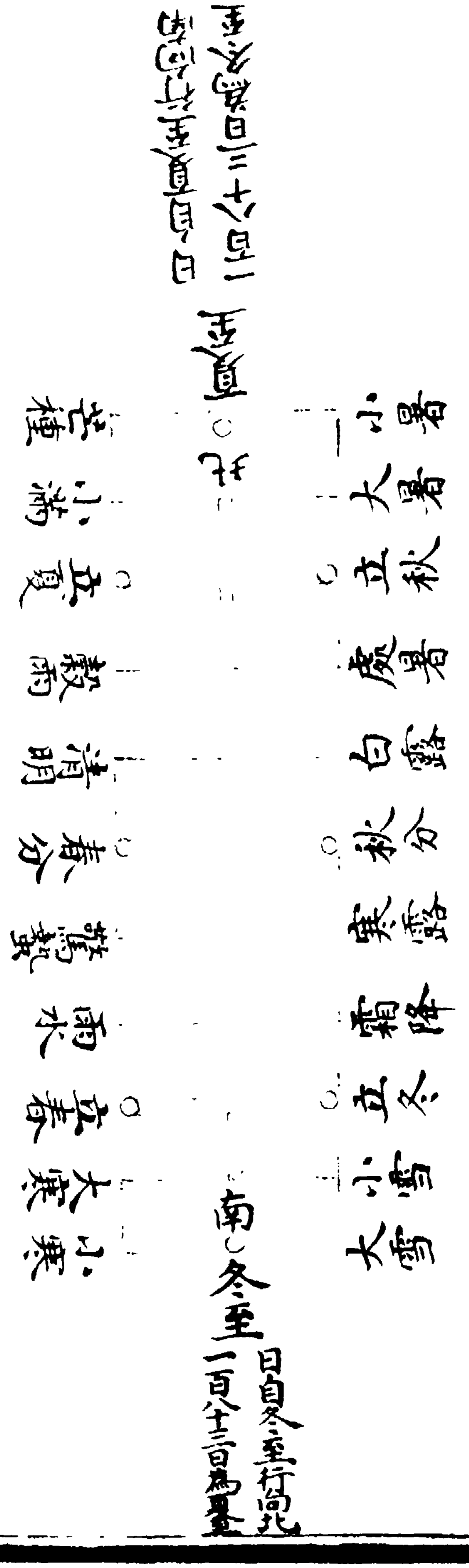
天高地廣土圭測景

緯書括地象云極之廣長皆二百三萬餘里南北二百三萬一千五百里東西二百三萬一十里廣雅云自地至天一百一萬餘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為一百七萬餘里徑三十五萬餘里東方七宿七十五度南方七宿一百二十度西方七宿八十度北方七宿

九十八度四分度之一每度二千九百二里此大約也
又言天圓南北如括地象之數而增多二千里七十五
步東西增多五百里七十一步從地至天一百一萬六
千七百八十七里半下度地之厚亦如之周天積一百
七萬十三里徑三十五萬千九百七十里其度數相傳
必有所自廣髙則不可執周髀云夏至之日地與星辰
東南遊萬五千里下降亦然至秋分還復冬至之日地
與星辰西北遊萬五千里上升亦然至春分還復進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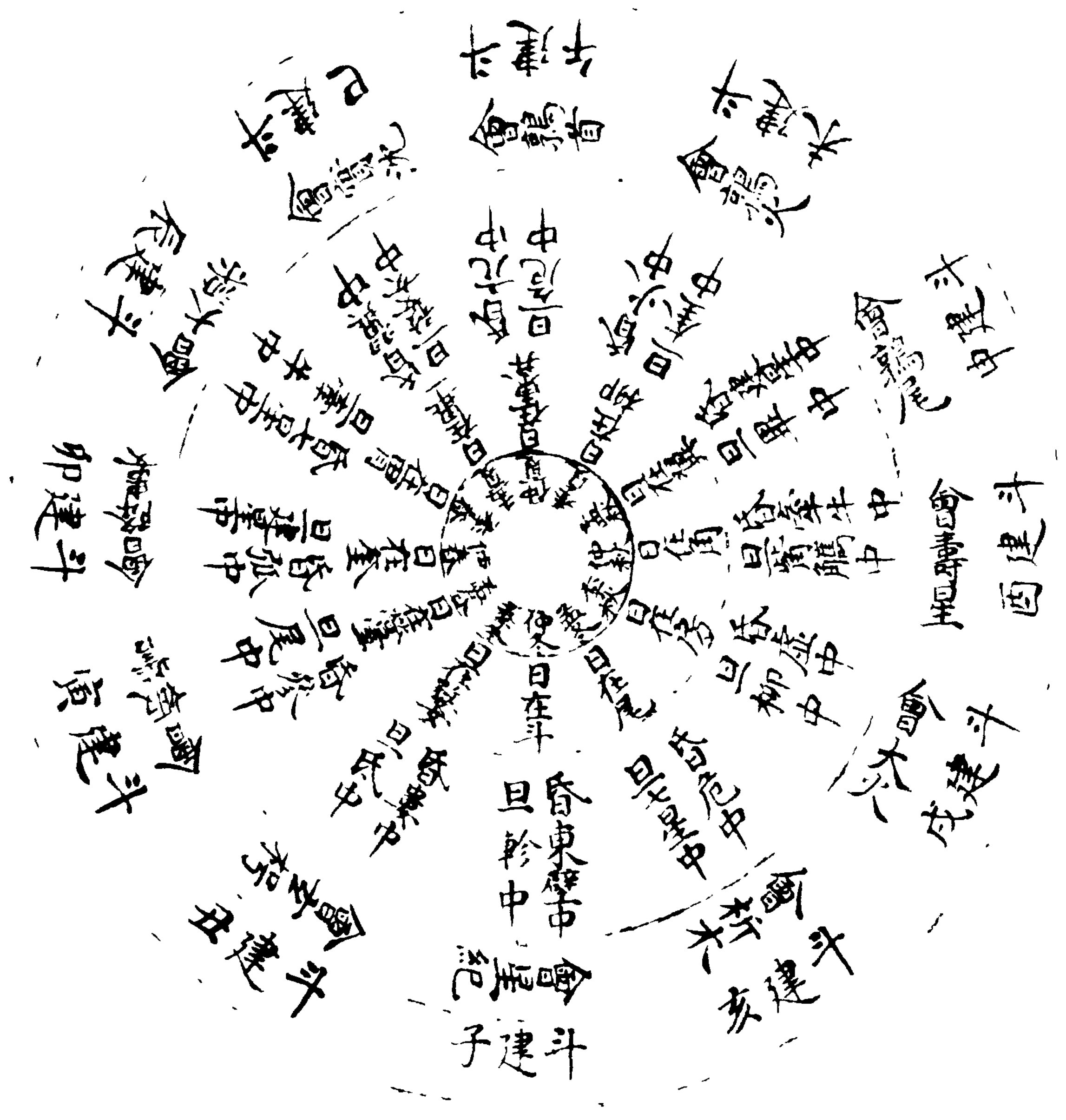
不過三萬里括地象又曰天左動起于牽牛地右動起于畢通卦驗曰冬日至樹八尺之表日中視其晷鄭康成曰晝漏半而置土圭賈氏曰冬至夏至皆可以為之康成云夏至日景尺五寸冬至日景三尺也唐韋述集賢註記云開元十二年遣太史往南安測候日景冬至日景七尺九寸四分夏至日景三尺三寸二分蔚州横野軍冬至日景一丈五尺八寸九分夏至二尺二寸九分此二州為中土南北之極以是推之則夏至地中乃得二尺七寸九分半

十二月氣對待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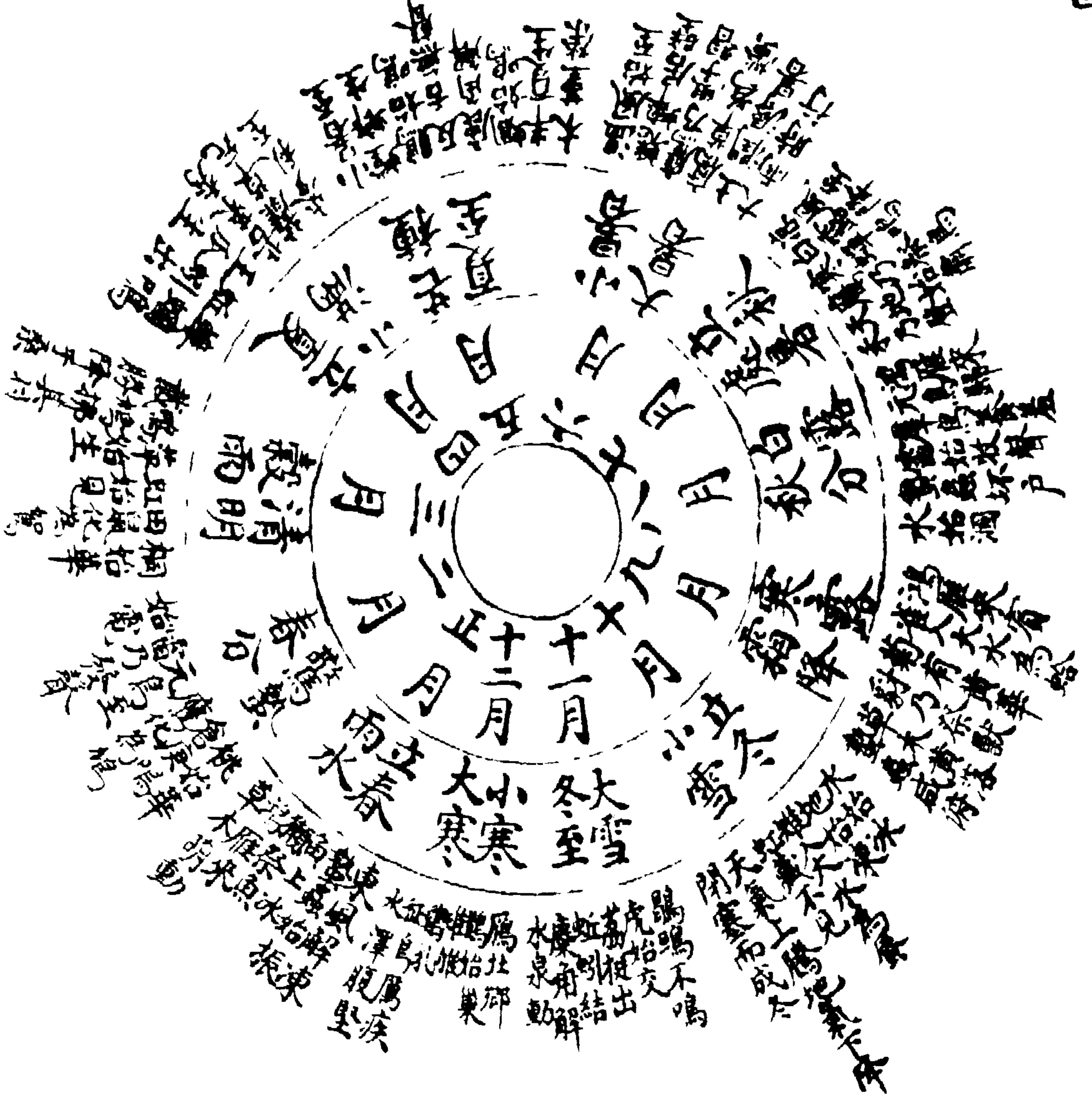


中分一百八十三日計
每邊得九十一日半

一歲日月星辰運行交會晦朔弦望昏旦斗柄所建循環指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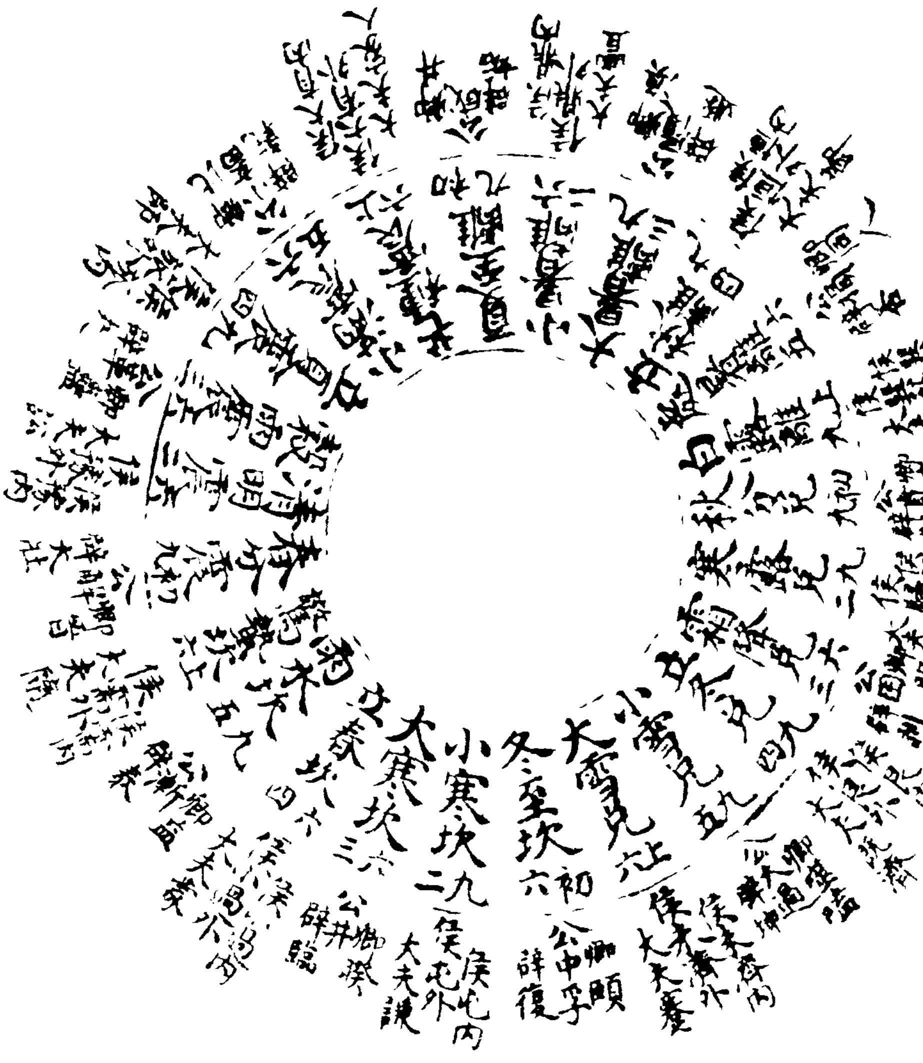
月令氣候圖



二十四氣排一周年凡十五日更一氣遇閏則趲一氣七十二氣排一周年凡五日一候每月當六候遇閏趲候有六日者

周年卦氣圖

易六十四卦配一周年除坎離震兑四卦分配二十四氣一氣得一爻蓋此四卦是後天東西南北四正卦



餘六十卦分配三百六十日計六日一卦一日得一爻
揚子雲作七百二十賛朱文公云是確定死法即此也
或云一卦占六日七分

月令考究

孟春日在營室日月會於娵訾斗建寅昬參中旦尾中
律中太簇中應也謂吹灰也太簇林鍾所生三分益一
律長八寸凡律空圍九分太簇所以金奏賛陽出滯數八
木生數三成數八日行東從青道發生萬物萬物皆解孚

甲抽軋而出故云日甲乙乙者軋也日甲乙不名月君統臣功也下倣此音角大不過宫細不過羽三分羽益一以生角數六十四木數多濁少清民之象也角亂則憂其民怨凡聲取象五行數多者濁少者清帝太皥蒼精之君木神宓羲氏也勾芒少皥之子重為勾芒木正也居乘駕載衣服食器皆殷制非周制祭先脾是木尅土

仲春日在奎日月會於降婁斗建卯昏弧中旦建星中律中夾鍾夾鍾夷則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七寸

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　季春日在胃日月會於大梁斗建辰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律中姑洗姑洗者南呂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七寸九分寸之一姑洗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賔行夏令則疾疫六月宿直鬼鬼為天尸儺九門磔攘除陰氣也陰寒至此不止害將及人此月中日行歷昴有大陵移尸之氣氣佚則厲鬼隨而出命方相氏帥百隸索室毆疫以除之磔牲以攘四方明堂位季春出疫于郊　孟夏日在畢日月會

於實沈斗建巳昏翼中旦婺女中日南行赤道長育萬
物曰丙丁丙炳也日行南赤道長育萬物月為佐萬物
皆炳然著見易曰齊乎巽相見乎離律中中呂中呂無
射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
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中呂宣中氣數七火生數二成
數七音徵三分宮去一以生徵數五十四屬火徵清事
之象也徵亂則哀其事勤祭先肺是火尅金帝炎帝赤
精之君火官之神大庭氏也祝融顓頊子曰黎為火正

仲夏日在東井日月會於鶉首斗建午昏亢中旦危中律中蕤賓蕤賓者應鍾所生三分益一律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蕤賓所以安靜神人獻酬交酢節嗜慾定心氣交構水火行秋令則疫大陵之氣為害毋艾藍傷時氣夏小正五月啓灌藍蓼藍青木生火毋燒灰傷火氣也火方盛灰者火之滅含桃櫻桃也嘗黍大穀之主嘗雛雞稚屬火

季夏日在柳日月會於鶉火斗建未昏火中旦奎中律中林鍾林鍾黃鍾之所生三

分去一律長六寸林鍾和展百物俾莫不任肅純恪登龜周禮取龜用秋時是夏之秋作月令者以周八月為夏六月因書於此似誤

中央土日戊巳戊茂也巳起也日行四時之間月為之佐萬物枝葉茂盛而秀起日行四時之間從黃道律中黃鍾之宮黃鍾之宮最長也十二律轉相生五聲具終於六十生數五成數十其音宮聲之始數八十一最濁君象也記曰宮亂則荒其君驕中霤中室也古者復穴故名中霤祭心火生土黃帝

黄精之君土官之神軒轅氏也后土亦顓頊子黎兼之
孟秋日在翼日月會於鶉尾斗建申昏建星中旦畢
中日行從西白道成熟萬物其日庚辛庚更也辛新也
注云月爲之佐物皆肅改更實新成律中夷則夷則大
呂所生三分去一律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
五十一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二故名數九金生數
四成數九音商三分徵益一以生商商數七十二屬金
以其濁次宮臣之象也記曰商亂則陂其官壞不可以

贏猶解也祭先肝金尅木帝少皞白精之君金官之神
金天氏也蓐收少皞子該為金官　仲秋日在角日月
會於壽星斗建酉昏牽牛中旦觜觿中律中南呂南呂
太簇所生三分去一律長五寸三分寸之一乃難難陽
氣也暑至此不衰則害人此月宿直昴畢畢亦大陵積
尸之氣氣佚則厲鬼隨行而出亦命方相氏帥百隸難
而出之明堂禮仲秋九門磔攘以發陳氣禦止疫疾行
春令雨水不降卯宿直房心心為大火水始涸八月中

氣未止而云水涸非也周語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又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辰角見九月初也天根九月末也明堂禮除道致梁以利農也　季秋日在房日月會於大火斗建戌昏虚中旦柳中律中無射無射夾鍾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無射所以宣布諸令令德示小民軌儀合諸侯制百縣為來歲受朔日此秦以建亥為歲首於是歲終使諸侯及鄉遂之官受此法焉

孟冬日在尾日月會於析木斗建亥昏危中旦七星中
日行東北從黑道閉藏萬物月壬癸注云壬任也癸揆
也月為之佐萬物懷任於下揆然萌芽律中應鍾應鍾
姑洗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
周語應鍾均和器用數六水生數一成數六音羽三分
商去一以生羽羽數四十八屬水水為最清物之象也
記曰羽亂則危其財匱祭先腎順陰氣之盛帝顓頊黑
精之君水官之神高陽氏也玄冥少皡子曰脩曰熙為

水官　仲冬日在斗日月會於星紀斗建子昏東壁中旦軫中律中黃鍾律之始也長九寸所以宣養火氣九季冬日在婺女日月會於玄枵斗建丑昏婁中旦氐中律中大呂大呂蕤賓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八寸[illegible]分寸之百有四大難旁磔出土牛送寒氣此月中日歷虛危有墳墓四司之氣為厲[illegible]隨陰氣害人始漁天子親往左傳則曰君不舉焉

謄錄監生臣曾　照